

现代随笔译丛



劳伦斯随笔集

〔英〕D·H·劳伦斯 著
黑 马 译



海天出版社

劳伦斯随笔集

[英] D·H·劳伦斯著

黑 马译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粤)新登字 10 号

劳伦斯随笔集

作 者 [英]D·H·劳伦斯
译 者 黑 马
责任编辑 禾 子 朱 蓉
封面设计 陈士修
责任技编 卢志贵 李镜明

出版者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
承印者 中山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2 万
版 次 1995 年 8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5,001—7,000

定 价 13.80 元

ISBN 7—80542—687—2/I·170

似听天籁 (译序)

在一个人云亦云、匆匆忙忙赶潮头搭便车的时代，人们从一个梦中醒来又匆匆做起另一个梦，换一个梦后自称比以前清醒了，便开始在新的梦里蔑视起旧的梦，称之为往事不堪回首。到底人有了多大长进？人性有多大的改变？谁也说不清。当我们在诅咒自己的过去肯定自己的今天时，一旦发现那最基本的需求并没改变时，我们只能扼腕，悲叹人性的不可改变。方式与手段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人的本性，这似乎就是劳伦斯所说的“人类似乎有一种保持原样的巨大能力，那就是人性”。（《女人会改变吗？》）在昆德拉的作品中我们领略了“媚俗”这个字眼儿的悲凉，尽管我们至今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词来代替对人类状况的这种描述（语言是多么贫乏！）。我把其意思理解为无论怎样变幻手段也无法改变的人性之恶。到目前为止的一切人类的变革与斗争还没有超出为手段的斗争。人性之恶仍然如初。当我们看到昆德拉笔下的人物逃出一种手段或人类状况又进入另一种并非惬意的手段或人类状况时，我们真正感到了人性的悲哀。

由此我想到了劳伦斯文学的革命性，那就是个性，一

种毫不媚俗的独立性，一种对轰轰烈烈的多数代表的人类惰性的反抗。这种个性正如同媚俗是一种天性一样，它也是一种天性，是少数艺术人格的天性。也正如同媚俗和人性恶有不同的手段甚至是相排斥的手段，这种艺术天性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受制于其生长的环境而带上“地域”色彩。但终归它是一种绝对的革命性。有时一个“地域”的天才的声音仅仅凭着它的一点灵性就能得到另一个“地域”中同类的认同，有时则难以被认同甚至像不同的人性恶相互排斥一样，它们也相互排斥。但独立的声音终究会给人类以不同凡响的启迪，“时间”会让这些个不同的独立的声音显示出它们共同的本质。于是我们发现：如果把劳伦斯与鲁迅对换一下；如果把萨克雷与林语堂对调一下；如果让鲁迅多活三十年；如果让索尔仁尼琴生长在另一个国度……可能最富有说服力的就是昆德拉了，他自己完成了这所有的设想与对换。艺术的天然革命性这一马尔库塞的断言着实令人叹服。当然令人感喟的亦是人类状况、手段、人性恶的难以改变。由此我们发现艺术家这一特殊的超越种族的人种是人性的试金石。

这样空谷足音般独立的声音往往成为一种形态的丧钟和另一种新形态的开场锣鼓。或许只有这样的声音才代表着人类的一点点长进也未可知。也正因此，这样的声音在历史上绝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对这样划时代的声音，我们似乎更该注意的不是它说什么而是怎么说，即它的精神与本质，风格与内涵。其

灵魂所附丽的肉体可以死也必须死，但灵魂的转生（metempsychosis）却是永恒的。或许我们读任何一个大师的作品都是在完成着这种灵魂转生。

读劳伦斯似乎更加重在“灵魂转生”，尤其在这个仓促的时代、迷惘的时代也是最需要倾听那空谷足音的时代。

劳伦斯属于那种如果就事论事则最容易被迫害、最容易被误解（歪曲！）也最容易过时的天才。因为“地域”与“时间”决定了他的文学之灵所附丽的是一个古老的“性”。当八十年代中期劳伦斯在中国还被当成“黄色”受到假正经的攻击和低级趣味的欢呼时，一转眼到九十年代他却因为其纯文学性而受到一心奔钱的社会潮流的冷落。总之，两方面都不需要劳伦斯，因为他代表的是文化，反抗的是金钱文明，所以他过时了。这个时代从来没有真正需要过文化。匆匆的历史进程除了让人们不断地变着手段革文化的命还能怎样嘲弄人类的努力？

所以，在这个时候读劳伦斯的作品倒成了一种对天籁的倾听，成了一种孤独的享受与贫穷的奢侈。若非是有着“过时的”情调，哪有心境手捧劳伦斯作品雪天围炉品茗或深秋凭窗听雨？

但我必须说，只有那一切喧嚣与骚动都过去，劳伦斯只成为劳伦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进行他的“灵魂转生”。想当年黑市上炒卖《恰特莱夫人的情人》二十块一本时，有几个是在真正读劳伦斯的？真正

的“灵魂转生”只有在静谧的心中。

谨在这喧哗与骚动的时刻，默默地译出我喜欢的一部作品供人们闹中取静地消闲，在会心之顷，谛听那一声声天籁。那是一个孤独者在六十年前另一个喧哗的时代、另一个骚动的文化氛围内发出的生之感喟。无论他倾诉乡愁乡怨、放谈性爱男女还是狂论文学艺术，字里行间都透着诗义的真，读之回肠荡气，绝非无病呻吟、为上层楼强说愁，或故作婉约。你看不到人们定义中的那种“散文”。那是滔滔不绝的自白。若非孤独之人，哪有这种自言自语也风流成章的本事？劳伦斯，果真是“一个天才，但是……”（此乃英人评价劳氏的名言）。

黑 马

1993年3月15日于北京莲花河畔

目 录

似听天籁(译 序)	黑 马
鸟语啁啾	1
归乡愁思	6
乏味的伦敦	17
诺丁汉矿乡杂记	21
性与美	32
与音乐做爱	40
爱	49
无人爱我	57
恐惧状态	68
妇道模式	76
女人会改变吗?	82
女丈夫与雌男儿	88
唇齿相依论男女	92
道德与小说	113

目 录

小说与感情.....	121
关于小说.....	129
小说之未来.....	149
书谈.....	158
地之灵.....	165
纳撒尼尔·霍桑与《红字》.....	176
惠特曼.....	199
陀思妥耶夫斯基.....	219
《三色紫罗兰》自序.....	225
为《恰特莱夫人的情夫》一辩.....	232
淫秽与色情.....	274
艺术与道德.....	294
直觉与绘画.....	304
自画像一帧.....	353

鸟语啁啾^①

严寒一直持续了数周，冻死的鸟儿越来越多，鸟的数量在骤减。田野里、篱笆下，死鸟横陈，一片残尸，有田凫，欧椋，画眉和红翼鵒。这些死鸟被一些看不见的食肉兽叼走了肉，只剩下血淋淋烂糟糟的外壳。

随后的一个早上，天气突然变好了。风向转南，温暖平和地吹向海岸。午后现出丝丝斜阳，鸽子开始缓缓地啁啾细语。鸽子的咕咕叫声仍有点吃力，似乎还没从严寒的打击下缓过气来。但不管怎样，在路上的冰冻仍未融化时，鸽子们却在暖风中呢喃了一个下午。夜晚微风徐拂，仍然卷起一点地上的凉气。可再到夕阳西下时分，野鸟儿已经在河底的黑刺李丛中喳喳细语了。

一场冰冻的沉寂后，这声音真令人吃惊，甚至让人感到恐怖。大地上厚厚地铺了一层撕碎的鸟尸，鸟儿们怎么能面对此情此景同声歌唱呢？在大地仍封冻着的时候，竟有如此银铃般的声音急速地划过暖空，这是怎么回事？不错，鸟儿们在不住地鸣啭，叫声虽然很弱，断

① 此文写于1919年。据统计，1916和1917年的冬天极为寒冷。

断续续，可它却是在向空中发出清越的、富有生命力的声音。

意识到这个新世界，且是那么快地意识到它，这几乎令人感到痛苦。国王死了，国王万岁！可鸟儿们省略了前边半句，只剩下微弱盲目但充满活力的一声“万岁”！

另一个世界来了。冬天已去，春天的新世界来了。田野里传来了乌龟的叫声，猛一听还真让人打个冷战。泥土仍然在封冻中，这叫声让人觉着来得太早了点，再说田野上还散落着死鸟的翅膀呢！可我们别无选择。从那密不透风的黑刺李丛中，一早一晚都会传出鸟儿的啁啾。

这歌声发自何处？一段长长的残酷时期刚过，它们怎么如此迅速地复苏了？可这歌声真是从它们的喉咙里唱出的，像泉眼里汨汨而出的春水。这由不得它们，新的生命在它们的喉咙里升华为歌声了，是一个新的夏天之琼浆玉液在自顾涨潮的结果。

当大地被寒冬窒息扼杀过后，地心深处的泉水一直在静静等待着。它们只是在等待那旧秩序的重荷让位、融化，随后它们又立即成为一个清澈的王国。就在冷酷无情的寒冬的毁灭性狂浪之下，潜伏着令所有鲜花盛开的琼液。那黑暗的潮水总有一天要退去。于是，忽然间，会在潮尾出现几朵飘飘悠悠的藏红花。它让我们明白，天地变了，出了一个新天地，响起了新的声音，万岁！万岁！

不必去看那些尸陈遍野的烂死鸟儿，别去想阴郁的

• 冰冻或难忍的寒天。不管你怎么想，那一切都过去了。我们无权选择。我们若愿意，我们可以再冷漠些日子，可以有所毁灭，但冬天毕竟离我们而去了，我们的心会在夕阳西下时不由自主地放声歌唱。

即使当我们凝视着遍野横陈的破碎鸟尸时，屋外仍然有鸽子在柔缓地啁啾，黄昏中，仍从树丛中传出鸟儿银铃般的鸣啭。就是在我们伫立凝视这惨不忍睹的生命毁灭景象时，残冬也就在我们眼皮底下退却了。我们的耳畔萦回着的是新生命创造的清嘹鸣啭，我们听到的是鸽子奏出的温柔而幸福的鼓声。

我们无法选择世界，我们几乎没什么可为自己选择的。我们只能随着这极冷的冬天里血腥恐怖的脚步前行。但是我们绝无法阻拦这泉水，无法令鸟儿沉寂，无法扼杀林中鸽子的鸣啭。我们不能让这个富有创造力的美好世界停转，它不可阻挡地振作着自己，来到了我们身边。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月桂树很快就要散发出芬芳，羊儿很快会立起双脚跳舞，白屈菜会遍地闪烁点点光亮，那时将是一个新天地。

它在我们体内，也在我们身外。也许有人愿意随冬天的消失而离开尘世，但我们却没有选择，那泉水就在我们体内，清冽的甘泉开始在我们胸膛里汨汨荡漾，我们身不由己地欢欣鼓舞！变化的头一天就奏出了一曲非凡的赞歌，它的音量在不可思议地增大着，把那极端的痛楚和无数碎尸全抛在脑后。

这漫长漫长的严冬和冰冻只是在昨天才结束，可我

们似乎觉得它早就结束了似的，回忆起来它就像是天地遥远的一片黑暗，就像夜间的一场梦，当我们醒来时已是现实的早晨。我们体内身外激荡着的新的创造之感觉是自然真实的。我们知道曾有过冬天，漫长而恐怖的冬天；我们知道大地曾被窒息扼杀，知道生命之躯曾被撕碎散落田野。可这种回顾又说明什么呢？它是我们身外的东西，我们对它来说也是不相干的。我们现在是，似乎一直是这种纯粹创造性的、与日加快运行的清澈血浆。死亡，撕裂，对！它曾降落在我们头上，包围了我们。它就像一场风暴，一场大雾从天而降，它缠绕着我们，就像蝙蝠飞进头发中那样令我们发疯。可它从来没有真正成为我们最内在的自我。我们内心深处一直远离它，我们一直是清澈的泉水，先是沉静着，随后上涨，现在汨汨流泻而出。

生与死如此无法相容，真叫奇怪。在有死的地方，你就见不到生。死降临时，它是一片淹没一切的洪水；而另一股新潮高涨时，带来的全然是生命，是清泉，是欢乐之泉。非此即彼，非生即死，两者只能择其一，我们绝无法两者兼顾。

死亡向我们袭来时，一切都被撕得血红一片，没入黑暗之中。生命之潮高涨时，我们成了突突喷涌的清泉。全然不相容。画眉鸟儿身上的银斑闪着可爱的光亮，就在黑刺李丛中唱出它的第一首歌。如何拿它与树丛外那血腥一片、碎羽一片的惨景相联系？那是它的同类。没有联系，它们绝然不可同日而语。一个是生，另一个是

死。清澈的歌声绝不会响彻死的王国。而有生的地方就绝不会死，没有死，只有这清新，这欢乐，这完美，这是全然另一个世界。

画眉无法停住它的歌，鸽子也不能。这歌声是自然发出的，尽管它的同类刚刚在昨天被毁灭了。它不会哀悼，不会沉默，也不会追随死者而去。生命留住了它，让它无法属于死亡。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①，现在生命把握住了它，把它抛入新创生的天空中，在那儿它放声歌唱，似乎是溶入了天空。管它过去，管它别人什么样，现在它跨越了难言的差别，被抛入了新的天空。

它的歌声唱出了过渡时的第一声破裂和犹豫。从死的手掌中向新生命过渡是一个从死亡到死亡的过程，是眩晕中的灵魂的转生。但过渡只须一刻，灵魂就从死的手掌中转生到新的自由之中。顷刻间它就成了一个奇迹的王国，在新创生的中心歌唱。

鸟儿没有后退，没有依偎向死亡或它已死的同类。没有死亡，死者已经埋葬了死者。它被抛入两个世界之间的峡谷之中，恐惧地扑棱起双翅，这才发现自己仍有一身的冲力。

我们被抛入了新的开端。在我们心底，泉水在翻腾，要把我们抛出去。谁能阻断这冲力？它来自未知，它使我们乘上了天国吹来的清新柔风，像鸟儿那样在浑沌中从死转入生。

① 见《圣经·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二节。

归乡愁思

一个灵魂已死的男人在喘息

他从未对自己说

——这是我的，我自己的故土——^①

这是一种怎样的报应啊！

四年前，我眼瞅着皑皑白雪之下肯特郡那死灰色的海岸线从眼帘中消逝。^② 四年后，我又看到，在远方地平线上，最后一抹夕阳晖映着阴冷天际下一星微弱灯光，像信号灯一样。这是英国最西角的灯塔之光。我这个有点近视的人几乎是第一个看见了这一星星儿光。人往往凭预感也能看得见。夕阳过后，这英国最西端的灯塔之微光，在从大洋对面的墨西哥湾驶来的人眼中，的确是太

① 见 W·司各特 (Sir Walter Scott) 之《最后一个吟游诗人的女人》(The Lady of the Last Minstrel) 第六章、第二节。

② 劳伦斯四年前 (1919 年) 在绝望中出国漫游，四年后第一次归乡。在他的《迷途女》和《袋鼠》中均有以“死灰色的海岸线”来描述小说主人公出国之时对英国的最后一瞥。

遥远了。

我决不佯装我心已死。不，它就在我胸中爆裂着。“这是我的，我自己的故土！”天啊，那灯光之后是什么啊！

两小时后再上甲板，会发现黑暗中一片耀眼的白光^①，似乎是什么人在黑夜的树丛中晃动着一线强烈的信号光。白光下，航船悄然在黯淡的海上行驶。我们正驶入普利茅斯湾。

那儿有“一个灵魂已死的男人在喘息”吗？

微暗中星星点点的灯光在闪烁，那一定是陆地了。远处的一排微光，那儿定是山岬了。航船缓缓前行，速度减半，要进港了。

英格兰！那么静！看上去是那么遥远。英格兰静卧在怎样神秘孤独的地带之后啊！“它看上去不像一个文明大国，”我身后的古巴人说，“似乎那上面没有人。”

“太对了！”那德国女人叫道。“太安静了！太静了！好像谁也不会来似的。”

你在黑夜中缓缓驶入港湾，看到难以言表的黑暗中那一星星闪光时，生出的就是这种感觉。这里的黑夜是沉默的，可美国或西班牙的夜岸却是喧闹的。

航船渐渐陷入沉寂之中。一只小汽艇上亮起了红、白、黄三色光，在船尾兜了一圈就驶到背风处。那德国女人称之为“圣诞树样的船儿”，尽管亮着灯，可看上去

^① 普利茅斯湾口有一座巨大的灯塔。

很空荡，好生奇怪。英国海员们在沉默中快手快脚地拴着船。听到小艇里有英国人说话的声音，好奇怪，是那么轻声细语，与我们到过的西班牙或德国海岸上的嘈杂迥然不同。

这些英国海员正如同这英国土地那样安宁。他们不会打扰夜的宁静，他们不会刺破这静夜。沉静中，梯子很快就搭上了；随之警察和查护照的官员也在静悄悄之中快步上了船。一切都静得出奇，使得喝茶时分还是各国旅客云集的航船像被遗弃了似的，一切都静了下来。

一切手续都在静悄悄之中迅速办完，我们上岸了。我立时生出一种奇特的失落感，一切事物一切人都让我感到失落。我觉得，在日常生活的来来往往中，只有英国人算得上是文明人了。就这么轻手轻脚迷迷糊糊上了岸，轻描淡写地看一眼行李就算过关，糊里糊涂地进了普利茅斯的旅馆。一切都轻柔、散淡、文明到极点。

这是第一次上岸过夜，岸上静得出奇。我说不清，从西边^①回到英国后，哪里让人感到那么一种死样的静谧。在旧金山靠岸时，那狂噪的嘈杂声令我无法忍受。可伦敦又让我感到一种压抑的死静，似乎什么都没有回声。一切都受着压抑，或杳然无声，哪儿都没有半点尖锐的反映和剧烈的冲撞，似乎交通是在深深的沙漠中进行着，心被重重地扭曲了，暗哑了。

我必须说，故乡这种奇特的暗哑比纽约或墨西哥城

^① 指美洲。